

家 祁 奉

敕 撰



李麟裔出懿祖族屬自取疏父濟歷潤虢潞三州刺史以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劍南節度使祭使贈戶部尚書謚曰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戶曹參軍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為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還為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漪崔圓鍾離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襄國公張皇后拔李輔國漢稜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惠乾元初罷為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謚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温王在武后時為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疑塵蒲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

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政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解雜料獨取五之四至館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館望高疏薄之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館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曰今自天下士議益歸館帝亦知之自擢為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山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館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館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貶書員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縉素癩疾居旬日

瀉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城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縉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縉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遺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歟也詔百官如第弟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室相常袞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貞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縉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外則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悔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李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之從駟駟百數有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鄭元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此揚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為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廩負木玉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阿時侍郎關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袞奴使知吏部選每數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群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

唐六十七
貓職不脩其薦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
吏誠邊候勤徵巡則貓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
禮官議禮為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二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
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
子喪為二十七日乃者貴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群臣宜如皇帝服二
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三日
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
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足月吏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
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
不可改意象殊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眾曰臣哭君
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曲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
為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
命不待徧曉則聽書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
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言祐甫不且貶帝曰卿
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為問上是日群臣首經立月
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而填委故官賞繆系承後
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
幾卒袞當國徵其敵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
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
百負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今臣
進擬度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
神策軍使王駕鶴者曲衛兵父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
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
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
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
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
者疑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有輿至中書卧而承旨若
還第即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
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昭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刻
遺以繒帛救粟受而緘鑄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

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尤
遂隨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與
然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鏗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真植封還詔書鏗又請
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
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鏗懼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
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
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
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為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
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茲臣
日用事以至於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且道治亂所以
然臣在童小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
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台身衣七綈履革鳥集上書囊為殿帷信
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兒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窶文帝從代來知
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
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勸四方然後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

及舟車人不聊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為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
天下是帝曰知言善患行之為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蕡又以幽
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家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
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鞫旅寒
躡願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
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罷為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
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倭宇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執矜已之清視賊者若讎以蘇州刺史奏課
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趨羣智其不出境隣部亦荒不恤也倭至
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
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既至留自衛請度
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倭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
遇害倭之為也時天子失德倭輩盛有司不敢言其罪出為鳳翔節度使
踰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曰肅
贊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
縲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倭各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

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煥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大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屠奴軍倏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俗崔祐甫曰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選團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西黜陟使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手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秦夫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令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旣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中書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質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壬子為帝作帶誤毀一鑄

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辨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 察 歲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顛立威福豈尊 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

興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城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我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

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弟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辯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名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渾母尺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垪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聞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

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記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詢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遂爲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固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拔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讎 杞爲劉晏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緝繇是免逢吉怒至寶曆三月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蒙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政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廷湊之亂帝歎

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
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
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
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遺
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吏湯鉢數招權
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
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
府官朱紫滄并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
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
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
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寶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
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
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
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
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
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

子我則不然正湏所為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
滄鎮兵皆剗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
仆香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輿還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
甚儒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疑然不可回奪劄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
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讎正至萬
卷為拾遺時譔德宗實錄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錄詔分日入直創具凡
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建中末
為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符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
裳濡血以策說渾瑊召置幕府東計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
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
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二上疏
宜許不報舉明經授潤州叅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
為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脩好冀
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為
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脩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並擢侍講學

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貶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豎不喜嘗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脩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議者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認請條示其謬誤者付史官判定有詔擢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為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謚曰貞

贊曰縮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二宗其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迎將善保位哉

列傳第六十七



高元李草許崔戴王孫都辛列傳第六十八

宋祁奉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旻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群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筍相娛樂渾隴武士餓糲米且不厭而真死戰其敗固宜又嘗言吳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之監軍更用事其能取勝哉言數為揚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領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土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李陟淮西朱璣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亞其牙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羗中平戎等城東至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

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
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瘡痍未平耕紡之業衣食
皆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
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多按百牘皆取
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隣保威必司控而通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
道路相係地入有訖而利無幾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
山之顛蹊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而無人之鄉為我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
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成之城不可
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
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也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
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
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石
還為刑部侍郎在職時嘗待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
尚節義語二霸家交不與適時多難以功各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指紳所推
然政寬簡所置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成已好事者輒
傳布其詒書賀蘭庭明使救庭家以親諸軍由言叔真書令釋憾未幾准移

撤將校各伴各自白尹子以為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實
田二十頃還口并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
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五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然
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救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
四十親姬孀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
每灌畦撥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曾逢世多
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道羞辱去立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大先生結
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之德秀夫實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城元其
文曰一第國子其有司得子是賴果權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人間國子
司業蘇源明以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元結
請源明與源明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此言不悉情乃上時議源明其一
曰源明居在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虜在四方者
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組疆寇
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推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則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安逆
不盡山林江湖二命也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一臨敵而水

人君子道進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險難而無三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伏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窮乏而不敢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夫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禍逆傷汗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帥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疆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疑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蕪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廩芻良馬官籍美支輿服禮物休符瑞謀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巨賴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論望此所以不能以疆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疆弱之言故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有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延禍乎又聞曰吾聞古者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室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病流三死徙悲憂道路盡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賦賦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

義信信古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大明太信不義九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三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究結將欲治之能無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倉生滅姦逆圖太平勢心悉請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郵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阻勸在乎明審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儒弊制拘已煩令一切蠲除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而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部員外郎監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參謀義士於唐御寇降劇賊五千獲戰死露齒於山南名曰哀兵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連言賊統不可與誓宜所以謀帝善之因命發苑葉軍挫賊南鋒結也必張守慶去一兵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言諱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誣府又參山南東道來填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瑣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且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去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瑣納之瑣誅結構領府事會

代宗立固辭巧侍親歸樂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
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葉載國史世家在家謀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或以
元子為稱天下兵與匪亂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瀛濱乃自稱浪子及有
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正呼為漫郎既客楚下漫遂顯楚左右皆漁者少長
相戲更曰聲叟彼請以教其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笈笈首而盡船獨聲
翫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笈笈首又漫浪於
人間得非聲翫乎公漫又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
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惠帶乎笈笈首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
羞聲翫於隣里吾又安能惠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為稱直荒浪
其情性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笈笈首全獨
而保生能學聲翫保宗而全家整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
蠻掠居人數萬去遺亡裁四一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
即上言巨州為賊焚劫糧儲屋宇男女牛馬幾盡全百姓士不一在羣獮駭
未有所安賴南諸州定兵不盡得守提候至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具亂
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在庸使索上俸
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使所率宜以時量減詔可結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

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家級定八州會田長久比言詔
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之在左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暉養之既長以悌聞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為河
南採訪使判官君子奇昭汴州拘承送洛陽得賊謀皆密啟諸胡兩京平例
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遷東都御史准兩西道黜陟使
奏置常豐壇於楚州以禦海潮既而日有奇國以奇之威德宗將討崇義
李希列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希列不效也希列亦言希列承使回言
河中三晉諸觀察使承兼正有雅望以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
希列猶據襄州帝意不受命欲以禁兵衛承承辭請以軍騎入既至希列舍
承外館迫脅白馬端承安於死守希列不能取遂大掠去襄漢湯然承
綏撫安之居一年而境之復初希列雖去留部校守規往來踵會承因得使所
厚感承推結希列願心固留止於澹水等謀殺希列承首謀也密詔襄美
軍發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言倫系本京兆父光英在開元天下兵間為朔方節度使倫以發法調藍田尉幹力
勤濟揚國志署為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志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

等伏請嚴命無功倫請準其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宮室更介以為欺倫閱實工負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為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入賴濟中官疾之以讓賊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焉倫才擢兩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郢州厚撫降賊寇在台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日萬緡召為衛尉卿俄兼靈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次橫倫不肯謁憺之中罷為秦州刺史吐蕃嘗項歲入邊倫兵寡數格虜敗賊州長史從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官者曰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為太一反間敗信州司馬片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絕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百倫覲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行奉天及祀改置播羅為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言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為君臣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為刺史倫言諫言蔡元為相結之進之少且邇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卿

官又請為義倉以捍無羊墾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冢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諡曰肅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諫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勢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顯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亦宋行軍司馬李希烈乘汴州走即拜珏刺史遷河南尹人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為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為萬年令珏使彤禁鬻鬻賣民苦之德宗奴奪珏形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廷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云負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實參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

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
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為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
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為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
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為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
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祕
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蒲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
稱指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
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為晉慈隰觀察使
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
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
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
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澆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
真暮年詔書褒美封誰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
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

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
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
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
年五十八

王翺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
文武科出為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授兼秘書省監遷朗州刺史
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安祿山亂詔嶺南兵賴南陽節度使魯元結與西原
潰谿洞夷僚相挺為亂夷酋丑崇率號平南都統與別帥覃問合又與西原
賊張侯夏永更誘嘯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略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
等皆僑治藤梧翺至言於眾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
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
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僚方疆今速攻祇自敗耳翺
曰大士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為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
翺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計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
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率來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置順州以定餘

亂胡凡百餘載禽首領七十覃問道去復遣將李寔等分討西原平懋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胡命是悉師援廣州問因令眾乘間來襲胡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棄邊召胡為河中小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胡胡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眾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為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涇水京兆立供擬獲養敗肉腐眾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胡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為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脩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肅胡雅善畫畫祀祀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為些字正雅字光謹行謹飭為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程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擢東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去人為大理卿會爭宋中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大和中卒贈左僕射常侍胡元用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為純巨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思惠

胡曾孫疑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宿入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為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治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疑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尉悅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祕書監外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至德勢益張疑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疑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鳴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疑斬以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級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為盜區疑以疆弩據采石張疑幟遣引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洎自承陽赴敵疑大宴謂洎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洎意疑曰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賊沮撓無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疑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安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蓋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馬疑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諸畜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曾大星直寢庭墜笏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狀勝疑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為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謚曰貞

徐申字維隆京北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臯討李希烈檄申以
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臯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
為治署而今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與
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
幾邑閭如初剗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為
生祠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
之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質
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負畏事泄謀
作亂申覺殺之註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於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
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贖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
五千循馬援故道繇夔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
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
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宰相元載所忌恃魚朝
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橫辱京北尹崔昭于禁中純
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

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為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
管事聽致仕帝召見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以高其節士美
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譚嘗
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未冠為陽翟丞佐李抱真路州幕府以才歷
王度休李元皆留田不徙父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略觀察使涇州賊向子琪
以眾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北
尹天子多所咨逮出為鄂岳觀察使時安黃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
務偃蹇母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墳宥有出迎因以
母訃告之即為辦裝宥惶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
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路人困
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
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因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
獻督萬人為前鋒獻恣橫追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
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
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
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為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

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
禮家尤洽高郢為太常卿奏為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
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
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立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
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命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
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為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
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厭耗祕至則約出入齊用度比
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為完鎮召還道病卒
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肅後更諡懿祕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
初其奉祿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
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列傳第六十八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暉舊行間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

唐書一百四十四

宋祁奉

敕撰

來瑒邠州永壽人父暉舊行間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
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瑒略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刺
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廷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眾者拾遺
張鎬薦瑒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
祿山反張垍薦之興塊文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瑒
完埤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軍思琛招之故將也拜城下且
弔瑒不應前後得殺其眾賊懼自為求贖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
弈逐要招討使從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京會嗣號王巨表見方固守乃還
瑒故宮賊圍南陽急瑒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恐懼瑒能撫訓士舉
動安重賊不得侵汝淮南西道節度兩京平封潁國公食二百戶乾元二年
徙河西未行王師敗於相州詔拜陝虢節度兼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明
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翹徙瑒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鄧
復十州節度使既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
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瑒還瑒安襄漢士亦宜其政因

諷眾留已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隋郢六州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中州為賊禽初仲昇被圍而江陵呂諲病瑱顧望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行軍司馬裴茂表其狀且言瑱善謀而勇恣後難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瑒准西申安新壽光西華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穎泗十五州節度以寵之除瑒等七州防禦使代瑒瑒懼釋言准西無糧須交收可上道又諷眾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涓北兵馬使密詔戎圍之戎自均州率眾浮漢下會曰入候者白瑒瑒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戎以兵脅代是無名也戎智勇非公敵而眾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戎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瑒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尔何事來曰尔受命故中丞伐罪瑒曰詔還瑒北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偽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瑒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為奇兵旁方山出其背夾擊之其眾幾盡戎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瑒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瑒乃告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瑒與賊合故陷賊帝積怒遂下

詔削除官爵梟楊川引其外置及鄂賜死籍其家瑒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後書郎殷亮獨後至哭尸側為備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誣以它罪流濬州先是瑒行軍司馬龐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聞瑒死乃還龍襄州別將李昭德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崇義不相臣宗義殺昭帝以崇義為節度使代瑒既而為瑒立祠四時致饗避瑒廳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黃德元年追復官爵裴茂者始以陰為京兆司錄參軍瑒鎮陝州引為判官移襄州又為行軍司馬遇之厚及瑒私漢上戎欲得其處故皆瑒言狀帝倚以圖瑒而性輕褊少謀師與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為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為平盧兵馬使率眾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詣拜馮臚刺龍奇鉅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眾不整入楊州遂大掠居人皆產發屋剔窮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充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鉅降之朝義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三年來朝加檢校尚書

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
母孝如嘗倍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謹損既寢疾宋之將吏
為襪研報因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為徽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
知汴州留事賻絹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于桑門追福至
德後節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因禮最篤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啓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為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
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為節度使希逸率兵
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玄志卒副將李
正已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鏖數有功然孤
軍但接又為奚侵掠乃括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
希逸為平盧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
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寶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
稍怠肆好畋獵使佛與廣相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已因眾怨閉闔
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進封淮陽郡王建中
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教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滿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因落魄客劬南以步

立事鮮子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崔誦悅之薦為牙
將歷事崔圓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務勞耳白其寃使者
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為折衝即將賢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自寧
為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為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
而利非所屬使寧自為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然獻誠者利若
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今
自移疾去武遂奏為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
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謀知
之乃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也及還武大悅
裝士皆饗迎入成都以夸于軍永泰元年武立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
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又為節度使寧與其軍亦西大將王崇俊奏俱至
而朝廷既用英矣英入帳之始署事即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蕃
不敢還英又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龍聚取之即徙寧家於成都而誣其妻
媵寧擁益有阻英又乃自將討之會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
又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台金像乃令軍中曰英又反輒居先
帝舊宮乃進薄成都英又陣城西使柏茂琳為前軍英幹為左軍嘉琳為後

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又不勝走靈池
為韓澄所殺於是劔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年
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為山西劔南邛南等道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往平
其亂鴻漸出駭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閣中數騰書陳英之罪嘉寧方略因
以寧所署刺史即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擾寧不一
年寧勢且窮必求身歸命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至獻誠錦數萬辭甲約
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白與僚屬杜亞揚炎縱酒高會乃表
貞節為邛州刺史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數薦寧寧於朝先是寧與張
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使行
軍司馬鴻漸既還朝遂為節度使大曆三年來朝寧太名吓至是賜名楊子
琳龍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其
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寬驟擢御
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寧在蜀久兵侵疆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為汗
逼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為御史大夫即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
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相揚炎然寢不行次方詆劉晏寧

申救於帝又素事元載而炎亦出載門故銜之未忍殺是歲十月南蠻重
蓄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邰覆沒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
促寧還鎮炎業與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即說帝曰蜀天下之奧壤自寧
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
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因柔順有故威令不行今雖
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奪則五蜀之興敗固失之勝亦非
國家所有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人朱泚所部范陽劉
卒戎近甸趨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
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
也帝曰善遂罷寧出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
護朔方節度使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每道置
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王胡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
希倩皆少署置使伺寧過失盜至夏州與希倩偕克項降者皆眾炎惡之即
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
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
善如轉規但為盧杞所惑至此爾因潸然涕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

王胡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則輒迂久胡懼賊追由
曰既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即諷胡以聞會此行反間而除胡
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為蓋屋尉胡逼湛詐作寧遺書
杞遂奉寧初無效順心向聞與賊明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所與賊書
狀明甚若兇渠外逼蓋之內謀則大事云矣因俯伏獻款曰臣備位宰相危
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
俄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初命陸贄草制贄索寧與
此書將坐其事祀復云書已亡寧之籍其家中外免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
其資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綬銀節度使韓潭請以所加禮部尚書寧
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
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妻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士萬募勇士得千人
設部隊自將以進于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
南賊帥既降詔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
下諸刺史震懼備餼牢以饗良士過黃草峽守捉使太守仙伏兵五百子琳
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思城守以請罪朝廷以其本謀逆忠故授
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寧季弟密密王繪俱以文辭稱

四子齋點確頗皆擢進士第彘字越卿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息日百官
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彘字野夫乾符中為
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為峽號觀察使是時王仙芝
亂漢上河南群盜興彘簡佻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屬豎不恤人疾苦
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為即榜答之上下離心俄為軍吏
所執髡其髻髮棄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
州司馬終左散騎常侍黯字直卿開成初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
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
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且今聞王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絜意邪公
宜救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擢員外郎累遷諫議大夫確願位皆郎中
○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為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材表為玄武尉震
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餽有功然輕躁多姦諛以便佞自將累為興
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留府事遺言薦之即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大夫
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為礪資淺士望輕不宜授節制帝不從礪在位
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即誣奏貶賀州司馬參軍劉
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

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稅外所斂悉蠲除云

列傳第六十九

元王黎楊嚴實列傳第七十

唐書二百四十五

宋 祁 奉 敕 撰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晉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為元氏載少孤既長嗜學士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十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鑿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憲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為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浩有軍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安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為民自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素乃乘間奏誅朝因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為助朝恩已誅載得意其愛於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止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

勘欲示權出於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為中都關輔河東十州統奉京師選
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即從前
敕所由更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
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
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藩
原吐蕃防戍乃在推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蕪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
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平涼
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
歲戎人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為根本分兵
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
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與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
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使問入原州度水泉計徙庸車乘畚鍤之器悉
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
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官卓
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十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擢遣忠良進
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麗當時為冠

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從而供膏腴別墅疆畝相望百數十區名姝異技雖
禁中不違帝盡得其狀載身獨見帝深戒之數言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橈備諷
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
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
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
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倓
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
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至及子楊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神武校書
郎李能並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
官署告披東都第助治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矣載巨禁而諸
子牟賊聚斂無算載輕浮者奔走蓄妓弄為倡優戲戲親族環觀不愧也
及死行路無嗟嗚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
百石宅物稱是文具一少為尼沒入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
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扶出帝為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
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皎紀伯等合貨以葬謚曰荒後改曰成縱載敗
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宅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

宋晦韓回王定包佶徐績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
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家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侍載權牧宰莫敢問
載誅英璘益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
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二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游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
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班班載召班問知
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班論殺之班善經子與頌及少
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廉得其謀初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
州男子卽謨以麻紵髮持竹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
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筥貯屍席裏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
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益盛者請罷諸道監軍
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
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之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元維俱以名聞舉直澤文辭清
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
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王縉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南山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節都
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領軍資錢四十萬縉營元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
也詔拜虛龍節度使至幽州委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
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
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奉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
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誦載
惡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如葷食肉晚節元誦妻
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又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作
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縉署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帝
意向之縉是禁中祀佛謂齋董號內道場引內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獻幸其去
乘輿馬度支具粟給或更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獻幸其去
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全群居賴
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
天下官司不得筆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
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正貨貨縉為上言國家屢祚靈長福報所馮雖
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蹈西戎

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玉蘭盆綴飾銀球
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
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道從歲以為常群臣承風皆
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
也性貪身自縱親戚尼姪招納財賄狼骨相枕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
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聞上
憫其老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
沾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
使於是禮議判官薛頊集賢校理歸宗勳等建議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
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
宜其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詎抵鄭玄以折頊宗敬等曰頊等引禘者至
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且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
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魯三詰商頊長發大禘也三
詰周頊禘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魯五詰大傳不主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

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春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
諸故去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
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曰周頊雍之
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頊長發大禘也玄曰大
禘祭天也商周兩頊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
于大廟雖曰大得祭天平虞夏商周禘黃帝與魯禮不主不禘皆不言大玄
妄得稱祭天平長發所歎不及魯與感生帝故知不為祭天作證明矣商周五
帝大祭見于經者其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誣經
祀曲不見其可二曰不主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
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稷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
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
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為三誣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秋傳則
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頊曰祭天在周頊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禘本末
駁舛臆判自私自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
禮不講蓋玄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為棄言四曰今禮家
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頊等所建頊等曰景皇帝為始祖以

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印六據玄則夏不以鯀顓頊昌意為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為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葬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那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為農師舜封之邵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邵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山死皆在祀典父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既用玄說小德配享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為可為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為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為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為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著體大以比元氣令靈履廣大者也故曰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性牲用犢則誠非於南郊則就陽至首至質不設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夫歲一者何事之不敢曠也故因旅之物而祭之今歲四祭豈莫大焉上帝

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虞垂禮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為始封當時通儒鉅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之神克獸為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園丘上與天匹曾謂園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為始祖者天操與欽皆人傑也擁天下疆兵挾弱主制海內之命名雖為巨勢實為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汎掃蕩攘群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為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願崇節華夫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之辭說及之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盡愚議聞宗不勝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示師若推薪之幹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屋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為御安福門觀之軒密具艸船作倡優水嬉翼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為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為京兆尹時大旱軒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設龍帝減膳節用既

而淫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發硤磴八十餘所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變近狹左道希恩帝甚惑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官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群譟投礮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翼本名清澤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培冒財賄貲產更比日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大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為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文靜先生炎美須眉峻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使呂崇賁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餘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為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二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為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脩撰載當國陰澤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

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為李拙所劾宣帝壁曰調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貲年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官官以冗名持簿者二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官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巨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察計敝蠹莫與斯其巨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會有租稅補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法度抗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多高下除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成邊者蠲其租庸一歲免歸之亦不夷狄戎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糶百役並

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史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歛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所善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苦蠶食于民富人多了者以官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災疾其敝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二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而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揔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為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產實吏不誡而羨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齊琳免矣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豐里驛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災怒追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李懷光督作漕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憲曰吾軍為國西屏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既亡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實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入之怨乃上疏求秀實采泚為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以番以求援時方場草人情騷攜群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即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質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寧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患州用便進為荆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災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丹使山南湖南王元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傳會晏邪謀立獨孤妃為后帝自惡之非它過也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災中書侍郎同秉政

杞無術學貌公陋交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為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災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答逐之災白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災深朝議襄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敷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各災以為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災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子居無尺寸功猶強彊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群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災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災論議疏闊遂罷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為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入擢休為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及與郢善炎炎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災罷其子弘業賂賂積藉故杞引郢為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為河南尹時嘗市災第為官解御史劾災宰相抑市私第貴取首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譖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以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災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

王氣故災取之帝聞災取會獄具詔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王未至日車賜死年五十五災少時多田劇亦殺之初災矯劾心即頗得名既得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彼害根中不能自止此雖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以綠袍木簡棄之災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與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厲

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弊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為汝州刺史復入為司農卿又善災故災使節度荆南且已誣死引為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勳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秘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遂廟權大理司直呂誣鎮江陵表為判官方士由泰之以術得幸肅宗遊游湖湘間以妖幻詭眾其賊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泰泰之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之左道帝遣中人與誣雜訊有狀帝不為然御史中丞劾羽白負泰之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之詭沓有實泰之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

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秦之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
郢為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為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
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
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
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荅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為姦人用邠
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淮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
殺盜賊一表減隸官匠丁數百千人號稱職尹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
輔民饗陵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其廣力
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時稍驗之秦
池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
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
餉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巨恐終歲種不酬費况
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
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墾墾渠糧俾諸城夏昏冬輸取
渠土布帛給田者令據一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關田火不許渠亦不
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從邊

言罪人從邊即流也流有二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之外猶有十惡偽用符
印強光火諸盜今一從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
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從
即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積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
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填委章程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
若何為差請下有司更議矣惡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臣發民以渠使然
歸上繫金吾長安由日數千人遊建福門詔郢免帝微知之前兼御史中丞
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矣令度支御史按費復以不實為
大理卿炎之罷盧杞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
伯下獄楚掠橡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
為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已郢才因按蔡廷王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為費
州刺史道逢杞續問之或曰趙惠伯之續郢內斬勿勿歲餘卒
齊參事時出刑部尚書誣四世孫學律令為人於嚴悻直果於斷以陰累為
萬年尉同舍當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
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
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志赴并死參當兄弟重辟眾請俟免喪參

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廷其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
淮獄楊州節度使陳少游僂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屬辭讓少游慙
往謁參參不顧即去婺州刺史鄧珙盜賊八千緡宰相右班欲免輸其財詔
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為助參獨持法空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
官馬彞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彞參往按直其侵轍彞後佐曹
王臯以幹直聞者也入為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已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
或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為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
或率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票參嘗為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承上惡詹
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
首四足有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參天署省
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舍垢不忍發其息容得傳襲邪神策將
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罷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由告與虜通
皆論死參悉治出之入始屬彞彞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
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
執首古事惟樹親黨多所調察四方畏之於是滿青李紱厚饋參外示嚴畏
實賂帝親近為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為給事中參親愛每除

更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
是必為累不如斥之參以清訴曰臣無疆子姓申雖疏屬無它惡帝曰而雖
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贄與軒
輒不得申舅嗣續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贄帝得其惡遂申為刑司
馬不決日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縮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
參隙以狀聞又中入為之驗左帝大怒以為外交戎臣欲殺參贄雖然亦
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入其生奴
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爭法有首從皆原則從滅榮與贄雖去
然初無邪僻數激贄有直言晚頗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
可時位特謫沮不已參音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死諸實並逐去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
經故通玄等皆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祕書正字又
擢文辭清輝以湖南州司馬參軍德宗立弟元諱召為翰林學士頃之通微
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譏述非通玄筆未嘗拂與陸
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為帝哭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
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媚恨贄自恃功正屢短通玄於帝

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執書畫之穴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則書職分宜歸中書舍又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曰結謀奪其內職會執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與乃命為真貞元七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然望執與實交惡遂從子申從舅嗣號王則之方為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執而通玄以宗室女為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執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奴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淫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執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揚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剪開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正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然處之欲發手無狀炎牽連載執與魏裔秉國維綱返為載復歸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死有殉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鄆舒以後死而鄧析以辯立吾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非折足其刑剗諒哉

列傳第七十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

唐書一百四十六

李栖筠字貞一

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

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安交游族子華母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汾其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王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亦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二司按群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采心助峴故峴愛怨之譽一旦出呂譴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林多為冒栖筠判折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旧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眾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為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舉舉但試辭試得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群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為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節帥白渠溉田而蒙戚雍上游取墮利且百所奪農居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成得租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彙集斯江

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
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陸
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其皇縣子賜子官人為刻石德
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為盜積數萬依夥歛間阻山自防東南馱
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果持功擢揚州元有窺江吳
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柘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柘筠至張設武
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臬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果懼眾度江掠楚泗
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自等超拜學
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其家姓多徙置京北河
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又益恣橫代宗不能堪
陰引剛毅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劾括卒即召柘筠與河
南尹張延賞擇可為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珣等上書劾載
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珣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為
淮南節度使引拜柘筠為大夫始柘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
制麻日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柘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
莫陳廷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柘筠物色其勞廷也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徐

沿杜濟薛邑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環貨數千萬餉載而濟
方為京兆豈吏部侍郎三入者皆載所厚柘筠并劾之帝未次會月餘帝問
其故柘筠曰月餘修刑今用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載大忤等皆
坐聚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艷雜侍柘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
為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柘筠見帝術
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為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柘筠喜獎
善而樂人攻已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干緝贊皇公云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員外郎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
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御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
李泌嘗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
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其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坐言定不
徙者六歲改柳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感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節
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竊穴治柘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
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
請無置言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鎮鹽
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章帝畜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

若益以鹽鐵之饒米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為鹽鐵使高崇文
圍鹿頭不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因
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執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縣江道
者四且宣其勦鄂疆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三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
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
巨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
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
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
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瀘塞
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大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
能知今吐蕃崑崙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者劔門要險之地所亡
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潛
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
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夫形勢今惜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眾
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
宰相議為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帝得如素官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

宰相自迎附群意即為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冰
霜宰相史鄭餘慶營國守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問劾其安帝使簿以
家得貲數千萬疑死雷州又建吉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
旬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
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
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疆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蜀郡
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即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
任猥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任之使者
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唱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
命群盜非有圖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
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禪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
掎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
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負負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
十六鎮最分明裴均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昌末用渙等對
策指搆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初黨因宣言始執政使然若拾遺獨孤
郭季正辭等陳還本末帝乃解吉甫不善實群羊士諤呂溫薦群為御史中

承群即奏士諤侍御史温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群等銜之
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群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
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均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明祖道賜御飾禁方居三
歲奏蠲浦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既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
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以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
用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
六年裴均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
而不名吉甫疾吏負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公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
品冗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曰困久食曰滋又國家自天寶以
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
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
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眾故財日匱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行
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
繁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是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
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之有可停停之則吏寡

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
權巨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為裁限至李泌
量開劇稍增之使相補濟然有名在職發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頗異
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貞之兵部侍郎許崇容戶
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
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
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思
不可為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倉以為不可故非禮之舉
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
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弟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
十宅諸王既不出閣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吉甫
奏白帝曰主必慎擇其人以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
今有司取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
控刑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室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
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備善軍中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
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

能為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
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兗項而已既而果邊吏
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有州以處降戶當治經略軍其中
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
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緩銀道取
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士二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
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
攜洋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
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瑛於請拔進誠為刺
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
西面兵寡不足捍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為內鎮不宜戍重兵
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
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虞肯齒援因時
可取不當用可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有逆志不悖得指授群
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蔡瑛卒年五十一帝震悼
賻外別賜緡五百卹其家自天德至天寶皆中人也

一帝熟其子之方菲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恭憲度長郎中張仲方
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眾職咸治引薦
士大夫愛善先遺與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
元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
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肅偕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俯而罷
正辭又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辭帝多其絳
然畏慎奉法不恃善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曰臣聞帝心口見固
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帝自試之未幾置院
具籍備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謂引用之非帝
意得符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長有巨牀相傳遊者堂相輒罷
不敢深言用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
李丞相所許者其多昏行于世前卒一歲焚感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夫且殺
我再遜位不許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曆中為膳部員外郎張仲方為諫
議大夫德脩不許同朝出為舒州刺史卒以子德裕自有傳
李鄭守建侯比海太守邑之從孫弟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
懷光辟致幕府擢察院御史懷光及河中鄭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

病卧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鄴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射
曰鄴籍在軍不得為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一問後與高郢刺賊唐
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一問之鄴詞氣不
軍為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遂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京不用罷歸洛
中召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道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鄴
聞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賈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
眾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鄴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前去乃受
既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為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
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無裨策
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修誦鄴以為不可認為去神策行營號俄徙
河東入為刑部尚書諸道監軍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忌李師道
謀撓沮之鄴以兵二萬分破鄆境資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
程昇馳驅江淮謂諸道輸餉助軍鄴意富彊即籍府庫田歲儲餘盡納于
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繫鄴倡之先是吐突承璀為監軍貴寵甚鄴以剛嚴
治相禮禮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為之召拜明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鄴
不喜由宦侍進及出祖樂作江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

京師不肯視事引疾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六贈太子太保謚曰肅鄴彊直無私與楊憑穆
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鄴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
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外任東平不得與人往往陷非
法議者亦以此少之子拭仕麻禁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
卒城子礫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閣使鄴
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擢礫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礫上言因事宣事勞訟他
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戶所引詔書而有司輒
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為礙也詔不奪俸黃巢亂洛礫扶
尚書入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為賊脅遣人就礫索印拒不與允章亦
不肯賊嗣襲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礫苦諫不納入為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崔昭緯素疾礫諷劉宗魯掠其麻之石礫懷姙與中人楊復恭脫款
其弟為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礫乃自言為崇魯評汗
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賊仰藥死故礫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
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法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誅詆其非帝不獲已又

罷為太子少師於是茂身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侯罪殺之于都亭驛
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毅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
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字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官謂之骨體若柶
筠鄒子其剛者歟柶筠抗權邪不及相鄒得相不願拜非剛時克勝之
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公云

列傳第七十一

